

倦 鸟

李云卿 / 著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卷四

（一）



J U A N N I A O

倦 鸟

李云卿 / 著

I227.5
2512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李相玲

装帧设计:安 璐

倦 鸟

Juan Niao

李云卿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1/32·印张 10.75·插页 2·字数:250 千

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4 000

ISBN 7-5317-1200-8/I·1143 定价:16.80 元

目 录

- 1 人呐,一辈子没点浪漫色彩,活得也就没劲了…………… (1)
- 2 我明白,这是早早晚晚都要发生的故事,谁也没办法的…………… (15)
- 3 一起走完人生的道路,也算不负此生…………… (26)
- 4 一曲亘古以来就有的男女二重唱,让人们唱得岁月悠悠,唱得地
 老天荒…………… (39)
- 5 这可好,我成了哑巴吃黄连,有苦说不出的…………… (51)
- 6 说什么三十似狼,四十如虎,这话我信了…………… (71)
- 7 这男男女女的事情,其实全凭一个缘分,缘是可遇而不可求的
 …………… (80)
- 8 精于此道,精益求精,乐于此道,其乐陶陶…………… (92)
- 9 生时为“鬼”,死后成仙;生有何欢,死又何悲…………… (104)
- 10 同居一室,形同陌路…………… (118)
- 11 过一年长一岁,过一年少一年…………… (135)
- 12 男怕找错行,女怕找错郎…………… (147)
- 13 爱不仅仅是两情愉悦,更是一种心灵重负…………… (154)
- 14 天哪!这到底是一个什么鬼主意呢…………… (170)
- 15 人们已无从得知,这只能永远是一个谜了…………… (178)
- 16 我好无能,我好痛苦,简直不配做一个男子汉了…………… (187)
- 17 究竟是非曲直,妥当与否,一时倒也无法评判自己…………… (201)
- 18 鱼死网破,两败俱伤,对谁都没好处的…………… (216)
- 19 记住,这叫忍辱负重,一句成语呐…………… (228)
- 20 生生死死,永不分离,你看好不好呢…………… (237)

-
- 21 一首上乘的爱情朦胧诗,隐隐约约,似有若无 (251)
- 22 啼笑皆非,自己今天倒是饱尝了这种滋味 (261)
- 23 我恨死你了,可你记住,我还要找你的 (272)
- 24 时光一去不返,斯人今何在矣 (282)
- 25 我倒悟出一个道理,感情也许是人世间最靠不住的东西 (297)
- 26 这一幅晚景多美,是个好兆头呐 (310)
- 27 和尚背了尼姑去,留得庵庙两空空 (324)
- 后 记 (335)

1 人呐，一辈子没点浪漫色彩，活得也就没劲了

据说，天镇镇志原出自一位老学究之手。说来倒也算得上一部皇皇巨著，洋洋洒洒达十余万言，字里行间很有一种古朴之风。其中有这样一段奇文，一咏三叹，可以说是妙绝，这里不妨摘录如下：

天镇建镇之始，本地曾出一巨富。家中牛马成群，良田千顷，可谓富甲一方。某一夕，巨富夜梦双凤，一雄一雌，比翼双飞。始落西凹，继而展翅而起，几经盘旋，再栖于东岗，久而不去。翌日，巨富聘一卜者，为之解梦。卜者思之再三，曰：“凤凰不落无宝之地，此必是两处风水宝地无疑。西凹乃怀中抱月，或盈或亏，属大起大落之地，所以凤凰不喜。东岗高屋建瓴，四平八稳，虽无大起色，亦无大闪失，可永保吉祥，万世康泰。

巨富酬卜者以重金，并嘱代为守密，切勿外泄。后几经斟酌，遂将自家祖坟迁至西凹，而将镇址拟于东岗。盖因神凤所示，是为天意，故名天镇。

嗣后，巨富家道中落，变故迭起。几经沉浮后，终至于一贫如洗之地步。始信卜者所言不谬，然已追悔莫及矣。

此说一出，天镇上上下下莫不为之扼腕。嗟叹者有之，庆幸者亦有之。试想：当年若将天镇建于西凹，镇得住风水灵气，出一二成大器者，固然风光。若反之，则世世代代，尽属鸡鸣狗盗之不肖子孙，岂

非遗患无穷，愧煞先人也。

天镇悠悠百载，岁月如流。无建功立业之伟人，
亦无惊天地泣鬼神之壮举。红尘世界，饮食男女，庸
庸碌碌，仅此而已。

.....

每当人们说起自己世代居住、生息繁衍的天镇时，常常有一种自我调侃的说法——南门放屁，北门喊臭；东门跌跟头，西门捡帽子。这种说法未免夸张了一些，但也恰到好处地说出了天镇之小。天镇东西南北，算来不过三二里方圆，也就三五千户人家而已。却士农工商，三教九流，应有尽有。所谓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如此说来，也就可以说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了。

拢共巴掌大块地方，一旦有点什么趣闻轶事，一天不到黑的功夫，也就传得无人不知了。这不，连日来正有一个热门话题在镇内广为流传，让人们百听不厌——“喂，你们听说没有？咱们天镇来了一双父子，是湖北天门人，那老的人称张老先生，那小的不过二十几岁年纪，也被称为小张先生。他们父子二人相依为命，云游天下，以卖耗子药为名，而实际上呢，却是以看手相为业。那才叫个神呢，一看一个准，没有不灵验的。”“可不，听说他们父子二人四海为家，一路跋涉，风尘仆仆，来到咱们天镇，一眼就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，说是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日呢！”“是吗？哪天倒要见识一下了。”“不过两元钱的勾当，倒是不可错过这个机会。”“真有那么神吗？”“这种事情，原是无可无不可的，不可不信，不可强信罢了。”

一时间，此事一传十、十传百，几乎成了天镇人茶余饭后不可或缺的茶谈笑料。话越说越多，也就传得神乎其神了。甚至有人说到张老先生相出了某位天镇名流旧年的风流韵事，也就弄得他家庭失和，夫妇二人为此反目成仇，走上法厅，去打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离婚官司。也有人说起，一位老板被张老先生断言年内有破

财之灾。这一来让这位老板茶饭无心，坐卧不安，生意倒真的萧条冷落下去。一时间弄得众说纷纭，沸沸扬扬。

这消息传来传去，终于传到了一对夫妇耳中。

这对夫妇男的叫张本年，四十岁上下年纪。他原本在一家镇办工厂上班，后来因厂子办得不大景气，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大钱，难以养家糊口。也就一狠心辞了工作，求亲靠友，东挪西借，凑了几千元钱，买回一部三轮摩托车。张本年从此早出晚归，载客运货，干起小本买卖来。女人姓王，大名王丙芬。两年前，王丙芬随同丈夫迁来天镇，现在天镇中学任教。这女人工作要强，治家有方，里里外外一把好手。夫妇二人只有一女，自然当成眼珠子一般。一家三口，小日子红红火火的，眼瞅着就发达起来了。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前不久，那张本年驾驶着三轮摩托车，载了七八位商客，去外地赶集。途中，和一辆大客车同行于公路上。两车相争，并驾齐驱。行驶间恰逢一处弯路，那大客车不知是出自有意，还是无心，突然间一掉屁股，小小三轮摩托车简直不堪一击，一头就栽到路沟下边去了。可怜那三轮摩托车如驴打滚般滚作一团，而后再看车上那七八位男女，可就惨了。一个个呼天喊地，哭爹叫娘。有伤筋的，也有动骨的，还有挂了彩的，横七竖八，躺了一地。待到张本年自己爬出驾驶棚来，一看眼前这副惨相，当时就傻眼了。此时那大客车早已轰轰隆隆，扬长而去，没个踪影了。

伤者运回天镇后，大都为天镇医院收治，只有两位重伤者转诊去了外地。其中一位还好一些，经过几次检测，没什么大问题，重又返回天镇治疗。而另一位确实伤势不轻，只能留在外地大医院治疗了。一连两个月下来，张本年日日把大把的票子往外抡，钱花得如同流水一般。粗略一算，人民币用去了一万余元。留在天镇医院的那几位伤者终于先后出院了，而去外地大医院治疗的那位重伤者却是迁延了时日，治来治去，一时看不出个上下。这就苦了

张本年本人，少不得没日没夜，侍奉汤药，内中委屈苦不堪言。只是到了这步田地，也只好是打掉牙往肚子里咽了。

昨天，张本年从外地返回天镇取钱，在家中睡了一宿好觉。今日一早，他抽空儿去理发店剃了剃头，顿觉一身轻松。后来，不知怎么就鬼使神差般地去了那位张老先生摊前，呆呆地站了半晌，一时竟开不得口。张老先生问：“这位兄弟，你不是来买耗子药的吧？”张本年堆下一脸苦笑说：“先生，这你说对了，眼下我是没那份心思对付耗子了。”张老先生说：“看得出来，你有心事！”张本年说：“我只是想请先生给我看一看手相。”张老先生说：“好吧，到我这儿来的，不是买耗子药的那就是看手相的了，请把手给我，男左女右，别弄错了。”张本年颤颤地伸出左手，说：“务必请老先生费心指教一二，拜托了。”说着随手从口袋里摸出两张一元钱币，却被张老先生轻轻地用手拦住，说：“兄弟，你等我相完再说，说对了，我受之无愧，说得不对，分文不取。”张本年略一沉吟，说：“那也好，就请老先生费心了。”

张老先生把张本年一副手相翻来覆去看过，又一一问过生辰年岁，却不肯轻易开口。张本年自己心中有事，见此情形，越发苦苦求教。张老先生这才开口说：“兄弟，我不瞒你，从手相上推断，你这一二年里正处败运，命中该当破财。你挣的是血汗钱，一点一滴，实属来之不易，而一旦有事，也就手心朝下，抛撒一空。这都是八字造就，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。”

张本年走在街上，居然把多日来的郁闷心情一扫而光。在此以前，女人很有几次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一般。他呢，不但一句应对的话说不出口，反倒把自个恨得不轻。自己咋就如此粗心大意，一时不慎，惹下这一场大祸，连累众人受罪，也害得自己把半生的家业一古脑糟蹋了个净光。因此时时追悔莫及，日日痛不欲生。现在，听了张老先生这一席话，真有一种顿开茅塞之感，陡然间卸下了他精神上的千斤重负。好嘛，原来一切都是命中注定，破财消

灾,该当如此。那么也就怪不得自己,更用不着什么自责了。想这两个月下来,真是把自个煎熬得不轻,眼见得只剩了一把骨头架子,照照镜子都快认不出自个的模样了。事到如今,又何必太苦了自己。如此一想,张本年就信马由缰般地去了一家熟识的小酒馆,一屁股坐下去,点了两个菜,一壶酒,自酌自饮,一个人喝了个痛快,而后带醉而归。

那王丙芬盼得男人归来,竟是这一副醉猫子相,可气坏了,当下就把张本年臭骂了一通。待女人消了气,张本年这才开口把看手相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学了一遍。王丙芬一时听了个半信半疑,转念一想,弄到这般地步,索性就相信那先生一回又怎么样呢?如果那先生真有一身的本事,看得准,说得对,想必他还会有破解的办法,那倒是求之不得了。于是又怪男人未能多个心眼,好好地老先生求教一下,自然又是一通臭骂。直骂得张本年再也无话,一个人垂头丧气地睡下了。女人自己思来想去,也是一夜未曾睡好,次日早早地去了张老先生那里。这女人果然胜他男人一筹,特地把自己的岁数少报了两岁。张老先生反复看过女人的手相,说:“这位大嫂,你该当有一步难处,算来还有两年的光景,到时自己要多加小心才好。”王丙芬一听这话,这才信服了眼前这位张老先生。于是一一说出实情,又苦苦求教如何破解一法。张老先生问之再三,这才说道:“受人钱财自当为人消灾,我也就实话实说了。你家要想破解此难,也无太大难处,只要走出天镇即可,除此别无他法可想。你家一旦走出天镇,就可以化险为夷,从此步步坦途,一顺百顺。”

王丙芬独自一人快快而归。她想自己公职在身,这年月调转一份工作谈何容易。又想到如今伤者只剩了一个,况且也治得差不多了,再有波折又能怎样呢!所以也就把张老先生那一番话丢开,不再放在心上。

谁知后来那位重伤者居然节外生枝,在伤愈出院前提出三点

要求：一是要求赔偿治疗期间的经济损失费，二是预付一笔观察治疗费。这两点还好办一些，那第三点却让人无法接受，声言要实行什么终身负责制。不论何年何月，只要发现自己有后遗症一类的迹象，都必须由事主出钱治疗。如此一来，那简直就是无底洞一般了。这一下弄得夫妇俩走投无路，一筹莫展。于是就有人给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，夫妇俩悄悄地去法厅办了一纸离婚手续。而后，张本年远走高飞，不知去向。那伤者家属也曾纠集故旧亲朋，来张家闹过两回。找不到事主本人，也就别无他法可想。折腾了一段时间，此事终于不了了之。至此，王丙芬对那位张老先生越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这期间，王丙芬老师在工作之余何止一次地与同事们说起那位张老先生，言谈中自然有许多褒奖之辞。这就如同代那张老先生做了广告一般，同事们纷纷前往，一相为快。其中，尤以女教师居多。她们成群结队而去，大都欣然而归，说来很有一些趣事。有一位小刘老师，那张老先生说她“天天过年”。众同事笑过，都说张老先生果然高明。原来那位小刘老师的男人是个屠户，日日操刀杀猪卖肉为营生，可不就该她这位做主妇的天天过年吗？还有一位于老师已近退休年龄，张老先生说她天生是个“装钱匣子”。大家听了也都会心一笑。那于老师大半辈子都把家中的财经大权牢牢地握在手中，男人在外边挣回多少，都必须一文不少地交到她的手中。此外，还有一位男教师叫宋大海，居然迷上了看手相这一行当。这位宋老师干什么都喜欢来劲儿，他是教数学的，前两年，起早贪黑，写啊改的，给一家全国知名的数学期刊连连寄出稿件，都是肉包子打狗——一去不回，连个复函也见不到，后来也就冷了这份心肠。再后来，也不知怎么搞的，他的兴趣一下子又转移到书法艺术上去了。名牌的毛笔托人从外地买回了一支又一支，墨水用去了一瓶又一瓶，天天都要屏息凝神地趴在办公桌前练上三两个小时。他自己也曾当众宣称过不止一次，这一辈子别无他望，非出

上一本字帖，弄个书法家当当不可。现在看来，书法家当成当不成姑且莫论，反正那一手毛笔字也就写得很可观了。虽不敢说什么龙飞凤舞，却也很可以让语文组的几位同仁汗颜，私下里自愧弗如了。

近些日子，宋大海在工作之余，一连几次往返张老先生住所，又与那位小张先生兄弟相称，交了朋友，不时可以请教一下。那宋大海天赋不错，又肯下功夫，用不上几日，也就把那一套看手相的本事学在了心里。人呢，无论是谁，只要有了本事在身，终归不会那么安分。这宋大海自然也不例外。工作一有闲暇时间，他总要找上一二同事，把自己所学卖弄一番。一连几日，大部分同事都被宋大海看过手相，只是其中未曾发现过出奇一些的，都是平平常常而已，这一点让他常常生出几分遗憾之感。

单位里有一位名叫李正平的代课教师，对看手相本来不感兴趣，说这些原是雕虫小技，不值得相信。为人一生，应该把命运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，那才称得上生活中的强者，哪能任由他人信口雌黄，妄加论断呢！

这一日李正平刚刚走进办公室，被宋大海一下子把手给拉住了，说：“李老师，你的手相如何，让我来代你看一看好吗？”李正平一笑说：“有什么好看的，像咱们这些平头百姓，应该知道自个的命运，明摆在那儿呢，好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坏也没啥大坏头，平平常常罢了。”宋大海依旧不肯放手，说：“那也不见得，还是让我来看上一看再说。”李正平说：“大海，我真拿你没办法，那就有劳你了，尽情地看吧！”宋大海把李正平的一只手掌放平在办公桌上，翻来覆去地看过之后，忽地一拍大腿，说：“太妙了！太妙了！这可是一副难得的手相！”宋大海这么一咋唬，立时就有几位同事过来凑热闹，纷纷说：“宋老师，你光说妙不行，究竟妙在哪里，得说出个一二三来呀！”有人捧场，宋大海更来劲了，说：“也好，难得各位有此雅兴，我也不怕献丑了。”宋大海把李正平一只手掌摊开在众人面前，指

指点点说：“你们看，这是生命线，这是事业线，两线并行，真真切切，粗粗大大，这个走向，这份旺势，难得难得。”也就有人喜欢多嘴，一旁问道：“大海老师，还有爱情线一说呢！你索性也给咱们正平老师研究研究，别保留嘛。”大伙也就跟着起哄，都说：“对了，也说说看，想必也错不了的。”“对了，一定仔细地看上一看，咱们这些教书匠们，难得有桃花运的。”宋大海说：“如果李老师本人也想听一听的话，我就说上一说，怎样？”李正平却连连摇头，岔开头说：“宋老师，我还有事，改日再专门向你请教这个问题如何？”

李正平虽不懂什么手相之类，但经过一番比较之后，却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手相有些与众不同。又担心宋大海一张嘴没遮拦，一时信口开河，说出什么分外的话来，难免贻人笑柄。

李正平回到自己办公室刚刚坐定，就见宋大海一个人跟了过来，神神鬼鬼地回手关上了门，说：“李老师，现在没有别人，机会难得，你到底想不想听我说一说你的爱情线呢？”李正平笑了，说：“宋老师如此郑重其事，本人洗耳恭听好了。”说实在话，别的都在其次，眼下他倒是正想听听这一条呢！宋大海说：“那我得先问上一问，李老师今年青春几何？”李正平说：“还哪儿找青春去，已经是人到三十天过午了。”宋大海一拍大腿说：“这就对了，按年岁推断，你这几年里应该有一场很不平常的艳遇。”李正平见宋大海一脸严肃的表情，不像是在开他的玩笑，一时倒也无话可说，只是一笑而已，表情也就不大自然了。宋大海也笑了，说：“李老师，你紧张什么呢！好事一桩嘛，人呐，一辈子没点浪漫色彩，活得也就没劲了，你说是不是？”李正平却连连摇头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跟你讲，大海老师，我这人可从不贪图什么艳福，你既然看得出来，不知可有什么法子给我破解一下？”宋大海哈哈一笑，说：“李老师，这我就无能为力了，老实说，师傅也从未教过我这方面的本事。再又说了，就是这本事，我也不会帮你破解的，君子只能成人之美嘛。”李正平一时给弄得哭笑不得，说：“大海，算我求你还不行吗？”宋大海叫道：

“噢，李老师，看来是让我说对了，你而今果真为情所累，脱身不得，对不对呢？”李正平说：“你这别管，我倒要看一看，你到底有没有什么招数！”宋大海摆摆手说：“我可没那么多的招数，本人才疏学浅，充其量也只是学了一点皮毛而已。再又说了，你我都是过来人了，未必你就想不明白，天下事惟一个‘情’字难破，眼里看得开的，心里未必想得开，心里想得开的，身子又未必脱得开，一切也只能是顺其自然罢了，你说是不是呢？”

宋大海说得眉飞色舞，李正平听得目瞪口呆，末了只是浅浅一笑，顺手拿过一本学生作业批改起来，嘴上也不闲着，说：“你看看咱们，天天两大摞子作业本，真是永远也搬不完的两座大山呐，不知那位老愚公的手相如何，反正他的命运不错。他也同样面对两座大山，但不知怎么就一下子感动了上帝，派出两位大力神来，把他那两座大山一下子给背走了。咱们可好，一日日搬山不止，还得乐此不疲，这可真不是一件易事，你说呢，大海老师。”宋大海说：“那是，那是。”宋大海本来谈兴正浓，见李正平陡然间转移了话题，兴趣一下子没了，也就拍拍屁股走了。

十字街口是天镇的中心区域，这里有四条大街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伸展开去。高高矮矮的楼房一座连着一座，大大小小的店铺一家挨着一家。沿街北去，路西第三家门面就是凤燕食杂店了。这家食杂店的女店主叫张燕，是李正平的妻子。另请了一位帮忙的姑娘，叫灵凤。灵凤姑娘是张燕的娘家亲戚，论起来两人是表姐妹关系。那灵凤也曾是李正平班里的一名学生，毕业后因未找到其他出路，也就暂时来天镇经商了。因是两人共同经营，店名就在两个人的名字中各取了一字，合称“凤燕食杂店”。那块大红牌匾，还是李正平出面请宋大海书写的。制作虽不够精致，但那一手好字，大气磅礴。高高一挂，为这小小门面增加不少色彩。工作之余，李正平也不时来这里走一走，看一看，进货点货什么的，也都能

帮忙伸上把手。

下班后,李正平又来到了凤燕食杂店门前。这一次,却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,食杂店已经关门了。这是怎么回事?李正平心下十分纳闷,以往却是从未有过这种情形的。人家那些大商店,可以按时上班下班。这小店卖货,全在一早一晚。尤其晚上,更是售货的黄金时间。往往白日里卖上一天,还不如一个晚上卖得多呢!今晚实在有些反常,怎么就早早地关了门呢?

李正平只在店门前稍作徘徊,就脚步匆匆地往回赶去。快到自家门口时,他迎面遇上了邻居马老大。马老大老远就打招呼说:“正平,下班了?”李正平点点头说:“马大哥,你早吃过了?”马老大说:“刚刚收拾完,出来走走。”李正平说:“没喝两杯吗?”马老大一笑说:“喝了,哪能不喝呢!”再往前走,李正平又遇到了他的另外两位邻居——曹爬子和酒鬼。两个人正在曹家门前下棋,也许是正走在关键的棋步上,两个人只是简单地和李正平打过了招呼,又各自研究眼皮底下那几枚棋子去了。

这是一大栋连脊房子,共有九间。李正平住东头,两间。向西依次是马老大两间,曹爬子两间,酒鬼三间。这大房子是当年一个凌姓大财主所建,至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光景了。最初,这里做过凌记面粉厂的厂房。后来几经变故,也就逐渐衰落下来,一下子沦落为民宅了。不过,论居住环境,这里倒是一个难得的幽静去处。南有客运站的大墙,东面是一家工厂的库房,北面又被大房子自身隔断,门前一条小胡同连通了四家住户的院门,向西直通公路,出入十分方便。从公路上一眼望去,这大房子就如同孤岛一般。值得称道的是这四家住户处得十分融洽,又大都和外界往来不多,所以彼此间更显得多了几分亲情,一片温馨。平日里,或是这家短了酱油,那家缺了火柴;或是这家有了活计要人帮忙,那家有了纠纷需要排解,大家都是不分你我,尽心尽力,就如同自家的事情一般。

虽然房子外表上大体一致,但李正平家经过一番装修布置,室

内的格局和摆设就显得别具一格了。一迈门槛，迎面是宽敞明亮的走廊。走廊有两道门，一道门通厨房和贮藏室，另一道门通里外套间。李正平夫妇住外间，灵凤一个人住里间。李家的家具不算多，但档次却不低。有一套真皮沙发和一张古色古香的茶几，一并摆放在外间，这是用来待客的。还有宽宽大大的写字台和新式穿衣柜，就摆放在里间。尤其醒目的是写字台上方还悬挂了一面大大的梳妆镜，镜里镜外，浑然一体，使这不算很大的空间一下子显得宽敞了许多。

此时，灵凤正伏在写字台前翻看一本厚厚的书，一副聚精会神的样子。梳妆镜里，映出了她那窈窕的情影，当然也就把推门而入的李正平的身形一并收了进去。听得门响，灵凤缓缓地合上了手中的书，头也不回地盯住镜中的李正平问道：“你怎么才回来？”灵凤现在从不称李正平“老师”，也不叫他“姐夫”，而是单用一个“你”字。开始时，李正平总觉得有几分别扭，背地里当张燕磨叨了几回。张燕也不好为这事说灵凤什么。灵凤自己浑然不觉，照旧我行我素，后来李正平也就习惯了。这时镜中的男人眨了眨眼睛，做出一副鬼脸说：“这也不晚呢！灵凤，你在对镜自怜吗？”说罢轻轻一笑，引得灵凤也就笑了，说：“怎么是自怜！这不镜中还有一个你吗？”说罢，缓缓地回身而立。李正平顿觉眼前一亮。不难看出，这女子今晚是刻意打扮了一番。她似乎刚刚替自己梳洗过，长发飘飘洒洒，烘云托月一般，把一张俏面衬托得白里透红，细而又嫩。往日里，她一直是扎马尾巴辫的，却是少有这份神韵。两道弯弯细细的眉毛，已轻轻地描过，给那一双不算很大的眼睛增添了几分神采。方方正正的鼻下，是一张小而薄的嘴唇，已明显地涂过口红，更显得耐看了。以往，张燕私下里曾不止一次地和李正平说起过，灵凤的魅力全在一张嘴唇上，小巧玲珑，巧夺天工，宛如一件精美绝伦的工艺品一般，看上去很可以给人一种说不出的美感。经张燕如此一提，李正平翻来覆去地端详过几次，就一再说自己也